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二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

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

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

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

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

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内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

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一章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

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
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
察得有陰陽令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
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
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
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
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

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仰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兑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

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様是恁地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

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歷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

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復如何（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二章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語類）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語類）

右第四章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

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

設使長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

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横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

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説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令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内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

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

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

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

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

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

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豪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

這裏面來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

是事功是效驗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利用安身令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

利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

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

明相似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横渠云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説得甚分曉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 學蒙録作

扶動不得底物事 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

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 曰爻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

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様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作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
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已至而顯然道
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
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
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
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
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
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

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

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以為萬民之望也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

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

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作近字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令人只知知之

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令

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

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右第五章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耶為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

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

卦名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啟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

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

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

子所謂自反困徳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徳益令廣大巽徳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問巽何以為徳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

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

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其前時以稱揚爲說錯了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巽以行權兑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

做却不成行權 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晝三百六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

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八章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様處曉

不得其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强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

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

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語類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

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語類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

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如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

為上所阻故不敢進

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

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僥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

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

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

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㨂地說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

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

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十二章

說卦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

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員而言參兩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

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隂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隂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隂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

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源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都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疑是亦字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著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横渠之說未當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何如哉亦曰修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曰和順於道德是嘿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

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答許順之文集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

只是隂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隂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

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

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以乾坤定上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兊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於東坎為月故居於西震為雷居東北

巽為風居西南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意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著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

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以上語類十條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諭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

其縕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横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㫖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葉永卿

○文集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為

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僫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著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作神

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

陽方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

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

内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

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

換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兊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以上語類七條

序卦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藴某以為謂之非聖人之精

則可謂非易之緼則不可周子分精與緼字甚分明

序卦却正是易之緼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

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

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

面正是緼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

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

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别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以上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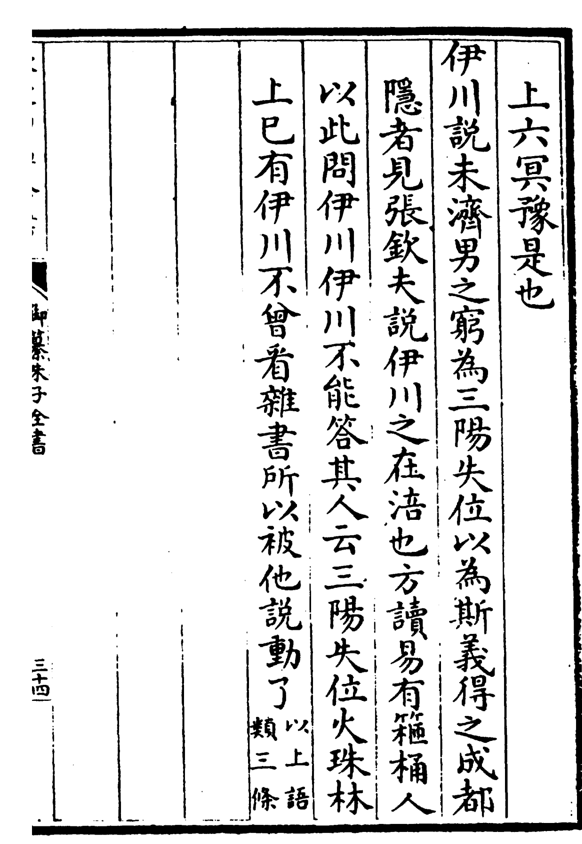
五條

雜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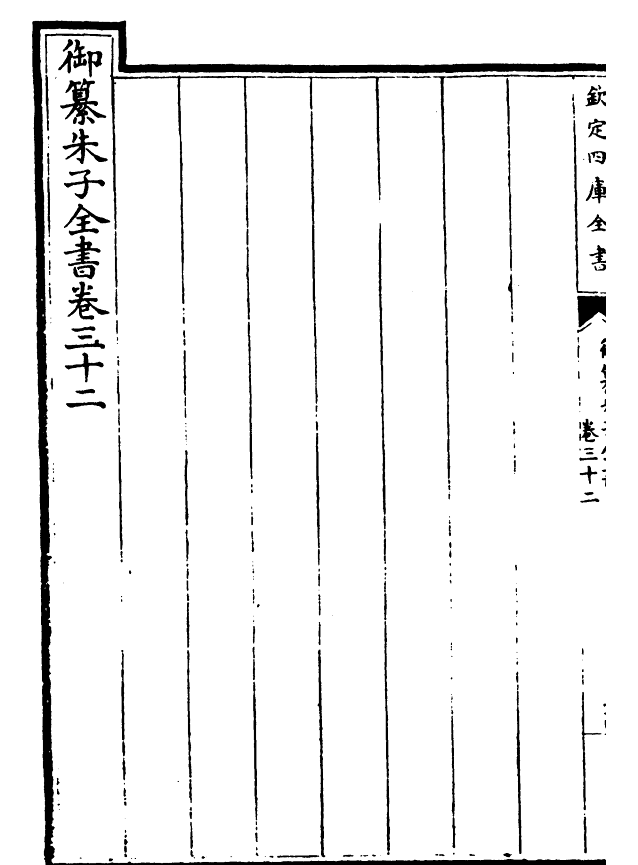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

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


上六冥豫是也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以上語類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二

尚書一

綱領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亀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

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

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
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又矣又其中首尾只
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
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
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
之理吴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
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
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

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翫索之也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

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脩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翫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

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

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

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奥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説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

粗魏晉間文字細　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

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

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

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

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

今却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

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

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閒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閒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聰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

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説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説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書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説縱説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

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以上語類十二條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

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

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

乃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某識書臨漳所刋四經後

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可疑處只當闕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闕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

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畧相似所書孔藏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答孫季和

書小序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語康叔而不之

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龎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按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

荅孫季和

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召誥已前

亦詳備聞新安有吴才老裨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幷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答或人○以上文集四條

虞書

堯典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叙起

林少頴解放勲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為優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以上語類三條

問欽明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曰作去聲讀為是答潘子善○文集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少頴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

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内之民昭明只是與他分別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以上語類四條

問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為己之明德或以為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為己之明德百姓為民似無可疑者曰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為畿內之民是也答潘子善○文集

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羲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歷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两說相兼其義始備

歷是書象是器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頴解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

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歷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

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歷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為一類非是令民耕作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賔是賔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

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

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

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盖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

了況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以上語類十二條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於嬀水之旁而為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敕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記尚書三義○文集

舜典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愼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

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只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耳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

皆順問五峯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歛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

汪季良問望禋之説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為句其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歷也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徧如文字之類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徧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徧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别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

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銖錄云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岳五嶽亦近非是一年只往一處。

以上語類八條

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為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言既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記尚書三義○文集

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幷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幷作九州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 以上語類二條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

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有也

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誤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

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豪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

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

者苟採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答鄭景望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豪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

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

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寛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

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

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

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
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
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
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
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
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
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

衡乎五者之内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㫖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虚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盗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

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曽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絶士不聞道是以

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説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甞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

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内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舜典象刑說○

以上文集二條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

者不杖可知

問明四目達四聦是達天下之聦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

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鐘為宮則太蔟爲商之類不可亂其

倫序也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

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兩條文蔚切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以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溫寛而栗直與寛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

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其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寛二句直寛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閒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

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

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

問凤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

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内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

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以上語類十五條

大禹謨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
如此一段他先説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
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
度淫於逸遊於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
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
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
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
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

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内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

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寛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

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以上語類三條

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

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
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
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
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
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
為冤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
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答鄭景望○文集

或問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録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静說得是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

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或作從形體上生出來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或作就道理上生出來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

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

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粗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粗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别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

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顔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閒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時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湶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

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舜禹相傳只是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著力

寶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寶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寶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寶曰未發隱於内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

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

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問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蒙諭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荅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為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荅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

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為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為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為人心如此所見如何曰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録去來諭大槩亦已得之矣

答鄭子上

○文集

臯陶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臯陶未知是否曰若以為稱臯陶則下句禹曰俞者為何所俞耶恐此八字

是皐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皐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皐陶之德諧字下别有皐陶之言今脱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答潘子善○文集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是也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寛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以上語類二條

問夙夜浚明有家止亮采有邦古注以為可以為卿大夫及諸侯林氏以為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曰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為限也答潘子善○文集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

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以上語類四條

問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

六極之意。答潘子善○文集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日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

此相戒其君敎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義剛㸃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㸃得是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

之媌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以上語類四條

夏書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

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葢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於碣石九河葢河患惟兖為甚兖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

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沱又不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閒連說

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
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兒說不可見
無考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
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
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
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
問味别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

歸不為民害還只是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於荆山山脈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脈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以上語類四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四

尚書二

商書

湯誓

問升自陑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為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

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語類

仲虺之誥

問𠦝子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曰是答潘子善○文集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湏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内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内制心在内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

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别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以上語類二條

湯誥

蔡㮤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賢聖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

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為而為他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以上語類三條

伊訓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

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可考據

古書錯謬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類某考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概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以上語類三條

臣下不臣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爲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　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豪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谷吳晦叔○文集

太甲

問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絶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説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曰六字一句答潘子善

問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為度竊謂只作虞人説如何曰作虞人為是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徯其來此可

見湯得民心處語類

咸有一德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才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才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

至之問四為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為上猶言為君

問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横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為善在彼

為不善或在彼為善在此為不善或在前日則為善
而今日則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
惟取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
橫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爾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
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
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
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
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

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

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於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

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
見得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
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
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輩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
一曰如此則絶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
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
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

可識矣曰只是如此以上語類四條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答石子重○文集

盤庚

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

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曰鬼神之理聖人葢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答董叔重〇文集〉

說命

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

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傅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琮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說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往往形於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毫是說高宗是說甘盤衆未應曰據來曁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亦嘗是在民間來

惟天聰明 至 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猶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思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惟甲冑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爾蓋高宗

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麽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㷀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

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傅説高宗若非傅説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説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説命始有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

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斆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

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脩矣或舉葛氏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傅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如說斆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

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夔孫録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說○以上語類九條

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后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荅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荅或人○文集

西伯戡黎

問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吕伯恭薛季隆

以為武王吴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

只稱西伯而已銖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

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戡

勝近畿之黎國廹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

上黨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

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廹矣

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

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至德所謂有

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廹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荅董叔重文集

微子

問微子篇曰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一段銖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

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将亡至於成疾爲狂瞶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

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為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諫於箕子以救紂之頽隮然箕子以為我興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強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

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興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為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為

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為存亡故雖
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
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
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
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
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
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
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

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因之偶不死耳紂因之而不
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
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葢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
失而兾其萬有一開悟耳葢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
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
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
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
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

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為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豪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

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與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答董叔重○文集

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周書

泰誓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考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語類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

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答徐元聘○文集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

不同又却只是一箇

洪範

敬夫所說抵梧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因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為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

如此亦難及也答廖子晦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為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彛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曰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啟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荅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著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概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

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説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

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旣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

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或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曽見吴仁傑説得也順他云

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説

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

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

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

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

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

五福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

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於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

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

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説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

不可不敬德而已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

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将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邉出意推将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説尤踈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邉添

出一箇皇極或此遏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

己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

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

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

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

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凖以示

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

皇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説五事之中固未是

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别豈理也哉以上

語類十條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

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

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

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

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

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為至極之標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

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

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

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

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豪髪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

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皇極辨

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

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答梁文叔○以上文集二條

彊弗友以剛克之燮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沈潛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己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幷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以上語類五條

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

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其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其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

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答潘子善

問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為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沈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概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答潘

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概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以上語類二條

旅獒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

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之言○語類

金縢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語類

問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楼馬鄭

氏皆音辟為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末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

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閒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妄意如此乞賜垂誨曰辟字當從古注說答董叔重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

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説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㸃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説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谷徐元聘

示諭書説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其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

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説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説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

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録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答蔡仲默○此條與上兩條説不同兩存之○

以上文集三條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

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
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
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
墟寧不動心兹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葢始苦於紂之
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
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
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
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録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以上語類三條

康誥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

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顔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只合作匪字義如率乂于民棐彛乃是率治於民非常之事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朂猶今人言劣兄也故五峰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

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為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

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以上語類三條

棐本木名而借為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耳孔傳訓作輔字殊

無義理記尚書三義○文集

梓材

吳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様處恰恰好

好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以上語類二條

召誥洛誥

問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曰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辭矣可試考之答潘子善○文集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語類

無逸

栁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

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其則不敢如

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

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舜功問徽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

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

由中出 璘錄云柔易於暗弱徽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藴藏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君奭

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

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脈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語類

召公不悅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答徐元聘）○文集

立政

問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為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義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絜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曰呂說是（答潘子善）

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叙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諸侯之官未知是否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則下士也見周禮序官○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語類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當

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為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語類

顧命康王之誥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著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連接語類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黄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

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答潘子善○文集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于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語類

君牙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内史太史

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印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而謂之印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

為易曉而當時下民却曉不得語類

問命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鬬之格是也語類

呂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問贖刑所以寛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

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得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

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以上語類四條

泰誓費誓

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語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